

漢書補注

刑法志第三

漢書二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夫人宵天地之類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

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

貌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兒頽儀也兒或作類从頁豹首聲沈欽

韓曰淮南要略覽取橋投浸想宵類高注宵物似也懷五常之性師古曰五常

日精細也言其識性細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曰供耆欲趨

密也粹滴也音先遂反走不足曰避利害師古曰者無毛羽曰禦寒暑必將役物曰爲養

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曰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

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

讓博愛之德者補注先謙曰衆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從之成羣

說文卓高也

一 虛受堂

是爲君矣

補注錢大昭曰荀子王制篇云君者善羣也春秋繁露滅國篇云君者不失其羣者也又曰君者羣也白虎通

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

歸而往之是爲王矣

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補注先謙曰荀子正論篇大下

年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文耀鉤元命苞並有王者往也之

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聖人取類曰正名

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

而久立故制禮曰崇敬作刑曰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愆之性

師古曰躬

謂身親有之補注先謙曰說文愆下云哲或从心

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

緣民情而則天象地

師古曰則法也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也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太叔之辭也

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師古曰震

謂震電也

溫慈惠和曰效天之生殖長育也

補注先謙曰四句後書應劭傳引之惠和作和惠

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

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

之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

因天討而作五刑

師古曰其

說在大刑用甲兵

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

其次用斧鉞

韋昭曰斬刑也補注王鳴盛曰此數語出

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

之刑用刀鋸

韋昭曰刀割刑鋸刑也

其次用鑕鑿

韋昭曰鑕鑿刑也鑕去其

補注也鑕音子端反鑕音頻忍

薄刑用鞭扑

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

大者陳

諸原野

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

小者致之市朝

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

其所繇

來者上矣

師古曰繇與由同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已定火災

鄭氏曰涿鹿

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

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

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

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補注葉德輝曰火災與

下水害對文淮南兵略訓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

故顓頊誅之先謙曰官

本注火災作火災是

顓頊有共工之陳已定水害

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

吳氏衰秉政作害顓頊代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師古

日共讀曰顓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次下四字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師古曰舜受堯

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讎並作讎夏有甘

扈之誓

師古曰謂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鄆縣是也甘卽甘水之上

殷周曰兵定

天下矣

師古曰謂湯及武王

天下既定戡滅干戈教曰文德

師古曰戡斂也而猶立

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

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引宋祁曰萬一千邵本作萬二千蓋宋所據本非一也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

補注錢大昭曰荀紀終作

眾古

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租

師古曰稅者田

租也賦謂發斂財也補注王鳴盛曰案下文卽云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證之類注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

同亦云有稅有賦若作租租卽稅也不可通矣先謙曰官本

租作賦注發下多賦字引宋祁曰邵姓本云發賦斂之賦也稅曰

足食賦曰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

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補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

注先謙曰荀紀卒上有步字舉田爲抵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

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而封謂之限封既改文字又

失義也補注王念孫曰諸說皆非也廣雅曰提封都凡也都凡者

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提古字通都凡與提封一聲之轉皆

是大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食貨志曰地方百里提

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

百五頃匡衡傳曰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

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義並與此同若訓提爲舉訓封爲四封

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爲不詞又東方朔傳曰通使

以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

其賈直耳若云舉封頃畝則尤爲不詞且上言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

舉封以此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

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隄封都凡也李善本文選西都賦提

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隄封提封爲都凡之轉其

字又通作堤隄則亦可讀爲都矣反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

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一顏以蘇林音祇爲非匡謬正俗又謂提

封之提不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爲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先謙曰

官本注祇作祇謂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之隄封提作提

臣瓚曰沈丘水田爲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

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斤鹹鹵之地補注王念孫曰沈當爲

前漢二十三

三

[illegible]

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顧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洸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鵝高陂絕阮踰阮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阮卽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書馬融傳彌綸阮澤泉半陵定出賦山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爲壑亦失之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師古

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呂種菜非也

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乘則具車一乘四馬步卒三十六人千乘之國馬四千匹步卒三萬六千人爲三軍大國也次國二軍

小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

一軍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曰搜夏

拔舍曰苗秋治兵曰獮冬大閱曰狩

師古曰振旅整眾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

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編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

火田一日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證云搜周禮及左傳原文俱作蒐案荀紀亦作蒐蒐搜義同字通

皆閱擇之意釋天郭注搜索不任者主父偃傳注蒐蒐索也取不

孕者任卽孕也顏注作任孕明衍皆於農隙曰講事焉師古曰隙

一字拔當爲發發舍見大司馬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師古

和習之也補注宋祁曰音竹兩反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

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卒正三年簡徒徒人眾羣牧五載大簡車徒

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師古曰墮卽墜

規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

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

曰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故

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爲居處同樂

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

足曰相死其敎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曰安諸夏

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

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

齊威既沒晉文接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齊威作桓亦先

定其民作被廬之法

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曰爲六官之

義反總帥諸侯迭爲盟主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

合曰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浸曰陵夷

師古曰浸漸也陵夷

讀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

至魯成公作丘甲

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

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爲丘作

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譏不正也補注沈欽韓曰案顏前說裝杜預後說本穀梁賄繇經皆非也

顧炎武左傳補正云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增三

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葉德輝曰詩南山疏引左傳服虔注云司馬法四邑

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楮具

備謂之乘馬據此服引司馬法邱甸之制以明古者邱無甲甸始有甲今邱而作甲雖所出之數不盡如甸賦而要爲擾民之事杜

注云此甸所賦使臣出之則一丘而具一甸之賦是四倍其賦也顏注穀杜失經意矣

哀公用田賦

師古曰田賦者

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補注葉德

一丘之稅并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案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曰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仲尼

惟言一井所出則此云田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賦者謂用一井之田賦耳

而譏之曰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

師古曰亟屢也音亟吏反罷讀曰疲

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

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曰師旅因之曰饑饉由也爲之比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麻反

治其賦兵教

曰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曰

爲戲樂用相夸視

師古曰視讀曰示

而秦更名角抵

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補注先謙

曰南齊樂志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其增損緣起事不可詳大略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似未讀此志者先王

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曰相傾覆吳

有孫武齊有孫臏

師古曰廣音頻忍反

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

著篇籍

補注葉德輝曰四人補注之書並見藝文志

當此之時合從連衡

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

魏燕趙爲從秦國爲衡

從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

轉相攻伐代爲雌雄

師古曰代亦迭也補注先諫曰官本無亦字

齊愍曰技擊彊

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擊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闢

以立攻守之勝補注先諫曰孟說本藝文志

魏惠曰武卒奮

師古曰奮盛起秦昭曰銳士勝

日銳勇利補注先諫曰技擊武卒銳士並詳見荀子議兵篇

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曰孫吳

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

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字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補注先諫曰官本

字作名是無也字孫卿非避諱詳藝文志

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

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

師古曰言有閒隙不諧和

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

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

師古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

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

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下旦反補注先諫曰官本下作卜

鄰國望我

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曰桀攻桀猶有巧拙曰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

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廷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曰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

也補注王念孫曰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荷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

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補注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

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

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補注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

氏注云言湯廷號與師本由仁義雖執威鉞以敬爲先與師二字

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言曰仁誼綏民者無敵於

字明矣先謙曰官本注無謂字猶作由補注先謙曰荀子得一首

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補注先謙曰荀子得一首

揚注斬得一首則官賜金賂金賂之斬者則賈賈金無本賞矣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事小敵詭則嬖可用也師古

與儉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是亡國之兵也魏氏

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

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騰聯也音之欲反髀
音陞蹕卽脛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盆作盤是操十二石之弩

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

冠胄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音盈補注先謙曰

荀子負下有服字服弩矢簾也此無服字言負矢則有服可知

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一日之中補注先謙曰俞越云日中者

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先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

謙案官本注曰下有日字仲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用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

此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陋陋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陋地小也隘險固也

謙曰郝懿行云隘陋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也劫之曰執隱之

呂隄鄭氏曰秦地多隘滅隱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

隱民多取食焉之隱秦生民之道隱隄無餘地使之隱約窮用不

自隄賴乃重爲殺敵之賞以誘之故荀子又曰隄而用之得而後

功之亦狃之曰賞慶道之曰刑罰讀曰導補注先謙曰荀子道作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通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師者不陳

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宋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

文也。今宜依古。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

百僚，咎繇作士。

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命曰蠻夷猾夏。

寇賊姦軌。

師古曰：成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諺也。夏，諺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

日謂湯誓是也。

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

師古曰：謂

僖四年伐楚，次于陟，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

北伐山戎，爲燕開路。

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其病燕故

也。存亡繼絕，功爲伯首。

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不敗者也。

所謂善戰不敗者也。

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

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離濟江入于雲中也。

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

師古曰：言無有

如此，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犇，古奔字。秦人

憐之，謂之出兵。

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

疑後人所加，先謙曰：官本謂作爲謂爲同字。

二國并力，遂走吳師。

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遂射之。

子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補注

昭王返國

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

所謂善

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

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曰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

窮武極詐士民

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

焱起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

斯爲下矣凡兵所曰存亡繼

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

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至

於末世苟任詐力曰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

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補注錢大

昭曰功監本閩本作國先謙曰官本作國是

報應之執各曰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

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肇英雄曰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

平之謀聘陸鄺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

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師古曰踵因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

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鄆

塞烽火追虜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

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

校尉掌北軍壘門又掌西域不領兵故但云七校晉灼言胡騎不常置故七此是在後之制非武帝制也外有樓船皆

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呂貢禹議始罷角抵

初元五年事補注先謙曰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補注先謙曰左傳襄二

鞭朴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余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

天下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呂覽蕩兵篇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

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出文子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

補注先謙曰

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非用也

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

歲時不講肄武備言之 昔周之法建三典曰刑邦國詰四方

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

師古曰

二曰刑平邦用中典

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

曰刑亂邦用重典

師古曰

日漢遜邦爲國此出周禮秋官本作新國平國亂國此志引之皆

云邦蓋因避邦字與論語異 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

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

師古曰墨黥也劓其

此呂上刑所職也劓音牛冀反刑音五刮反又音月 凡殺人

者踣諸市

師古曰路謂斃

墨者使守門

師古曰

關師古曰宮者使守內

師古曰

刑者使守圜

師古曰

可也

完者使守積

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其奴男

子入于罪隸

李奇曰男女奴

女子入春槁

孟康曰主暴炭春之也韋昭曰春春人傷槁人也給

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補注王念孫曰女

子入下亦有子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屬補

凡有爵者與

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已上也藏毀齒

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師古曰有爵謂命士已上也藏毀齒

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

召上司屬

周道既衰

穆王既荒

命甫侯度時作刑已詰四方師古

所職也

王昭王之子也

享國既百年而王既荒

忽乃命甫侯爲司寇商

度時宜而作刑之制已治四方也甫國名也既音莫報反度音大

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墨罰之屬

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

師古曰髡罰去髮頭

須忍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嚴呂刑作刑

五刑之屬三千

師古曰五

刑之屬三千者之刑凡

三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補注何焯

曰志中雖

序甫刑而無一言及於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鞭朴

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罰鍰以見衰世敝法不

可以訓故從削略而於蕭望之

傳中駁難張敞之議致其意焉

春秋之時

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師

日寢

子產相鄭而鑄刑書

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漸也

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

晉叔嚭非

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

之曰

師古曰叔轡晉大夫羊舌肸也通其書曰非之嚮音許兩反

昔先王議事曰制不爲刑辟

李奇曰

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於鼎

也師古曰虞舜則象曰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曰詰邦

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補注王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

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

說見經義懼民之有爭心也補注先謙曰杜注法據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

故閑之曰誼糾之曰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曰禮守之曰信奉之曰

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爲祿位曰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曰威其淫

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曰忠慢之曰行晉灼曰慢古疎字也師

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慢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驪氏慢

慢卽慢也顏訓慢爲弊非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左傳作弊之以行

教之曰務師古曰時所急使之曰和師古曰悅臨之曰敬莅之曰彊師古

謂監視也斷之曰剛補注先謙曰杜注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曰徵於書而徵幸曰成之

弗可爲矣

師古曰辟法也爲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微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補注先謙曰杜注

因危文以生詐妄微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

補注先謙曰杜注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韓昭曰案此肉刑之制非始於禹乃後王之法

耳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國土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

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呂覽考行篇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

正刑書太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先謙曰晉志夏后氏之王

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又云傳曰殷周之

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詔四方奸宄宏

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案叔向所云總以作刑爲非治世之政耳

下叔世對三辟之典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補注沈氏

上世言也三辟之典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補注沈氏

正義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

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師古曰靖安詩曰儀式刑文

政所制三辟也將曰靖民不亦難乎也一曰治也詩曰儀式刑文

王之德曰靖四方

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曰

爲儀式則四方曰曰安靖也補注錢大昭曰左

傳同今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

也。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師古曰：取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滋

益終子之世，鄭其敗。庠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

孫吾呂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補注：先

知爭端也。後世作爲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媮薄之政，自是

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

之言也。禮，治人樂。呂，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所字，末作也。是孟氏使陽膚爲

士師。師古曰：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亦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對辭。前

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補注：宋祁曰：自喜，姚本刪。自字先謙曰：官本對作答前。前作言民陵。

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法家有申子六篇

秦用商鞅

補注沈欽韓曰魏志

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于秦唐

連相坐之法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衛鞅令民爲什伍相

收司連坐不

造參夷之誅

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

告姦者腰斬

造參夷之誅

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

鑊亨之刑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百人也補注先謙曰晉志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說又不同至於

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

墨師古曰躬身也操

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一

服虔

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曰呂百二十斤爲程補注先

謙曰始皇紀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與

程而姦邪竝生赭衣塞路圜圉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

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削煩苛兆民

大說師古曰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已禦姦

師古曰於是相國蕭何據摭秦法

師古曰據摭謂收拾也據取其

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補注沈欽韓曰晉志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廢戶三篇

合爲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蠶人欲長幼養老

師古曰蠶音呼各反補注

九篇當先謙曰說文蠶螫也从蕭曹爲相垣呂無爲

師古曰言呂無爲之法垣安百姓也垣音

反竹刃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呂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

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補注何焯曰此平刑之本

而將相皆舊功臣少

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

告訐之俗易

師古曰訐而相斥罪也音居謝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顏解本說文先

謙曰官本注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師古曰畜諸曰

許而相斥罪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

師古曰

息生也輕斷是呂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

有刑錯之風

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姓淳于名意有

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解若今

之傳送四也補注先謙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

日一說是官本詔作防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

補注宋祁曰姚本益也刪去也字先諫曰倉公傳作緩急無可使者文紀

與此

其少女緹紫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紫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補注先諫曰索隱緹音啼鄒氏音體也

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

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雖後欲改

過自新其道亡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

補注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

美先諫曰此即用史記文紀文朱強作解事多此類天子憐悲其

意

補注先諫曰倉公傳贊緹紫通尺牘父得以後監

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

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

補注先諫曰注詳武紀

何治之至也今

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補注宋祁曰姚本二則刪去則字先諫曰二則則乃刑之誤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吾甚自

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諫曰史記文紀訓作馴馴訓古通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師古曰大雅罔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簡易作易簡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

道亡繇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師古曰息生也

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補注先謙曰文紀十三年

有呂易之及令罪人各呂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日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

具爲令

師古曰使更爲條制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

奏言肉刑所呂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

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

等所不及也

補注先謙曰詳語氣至字下屬則至於二字開文上云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是至字當上屬明矣

下引平勃奏云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與此文法一例於疑甚之譌

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

爲城旦舂

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呂易之故呂完易髡呂笞代

此當言髡者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代刑作代刑引朱祁曰代刑姚本改作代刑先謙案注此當言髡者完也言字應在當字上不

姚本改作代刑先謙案注此當言髡者完也言字應在當字上不

加髡鬚則謂之完男子城旦婦人春以鈇左右
趾代刑尋志文定律實不然說文鈇歷錯也 當黥者髡鉗爲城

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

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

皆棄市

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呂其畢次重故從

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

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卽今律所謂主守自

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

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

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 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

歲爲鬼薪白粲

補注先謙曰鬼薪白粲三歲刑解見惠紀此下並就己論決者言之鬼薪白粲輕於城旦春已滿三

歲得減此刑是鬼薪白粲 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

免爲庶人

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爲隸臣隸臣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也補注先謙曰此

自鬼薪白粲遞減故隸臣妾一歲卽免爲庶人與 隸臣妾滿二歲

爲司寇

補注先謙曰此本罪爲隸臣妾者功臣表戚侯李信臣坐縱丞相侵道爲隸臣是也 司寇一歲及作

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

如清曰罪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補注先謙曰漢舊儀司寇男備

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

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

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

補注朱祁曰罪耐姚本作耐罪

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

歲數已免

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補注朱祁曰如完姚本刪如字先謙曰但非須加禁錮並依四歲例免之

臣昧死請制曰可

補注先謙曰據景紀文帝並除宮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已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等數既多亦不活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先謙曰後書

崔寔傳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景帝元年

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官本右作若

孟康曰重罪謂死刑

幸而不死不可爲人

師古曰謂不能

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全至中六年

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

百

補注沈欽韓曰唐律疏議今律云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

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

所召教之也其定箠令

師古曰箠策也所召擊者也音止衆反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

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補注先謙曰唐志漢用竹後世更以楚

當答者答臂

如清曰然則先時答背也師古曰臂音徒門反補注周壽昌曰

案漢法先或答背後但鞭背耳書鞭作官刑鞭也朴作教刑杖答也自是以來鞭杖答兼用梁天監時尙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之

差載在令典鞭以皮爲之有生革熟韋之分至隋始除鞭刑唐太宗覽明堂錄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數

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毋死乃詔罪人毋鞭背自是鞭刑永除知當日是鞭背非答背也

得更人

師古曰謂行答者重北齊刑律答者答臂而不中易人皆承漢

法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曰爲威死刑既重而

也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

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

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補注先謙曰食貨志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

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咸宣傳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

者皆死日吏釋罪人疑召爲縱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師古

出則急誅之亦言尙酷漸也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補注先謙曰晉志叔孫通益律所

下亦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事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

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呂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

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呂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

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補注先謙曰官本交作文所欲活則

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傳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閹

閹而知其若此及卽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尙

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迺下詔曰聞者吏用法

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

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陰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

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百囚辭決獄事爲鞠謂疑獄也李

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

曰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定國爲廷尉在地節元年前一歲本始四

年詔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見宣紀北魏志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求明察寬恕

黃霸等曰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如淳曰宣

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曰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

之側也齋則居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晉說是也四字

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

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曰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

非曰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

正若開後嗣

補注先謙曰開啟導之意

不若刪定律令

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

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曰理

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蘇林曰招音翹也舉也猶賣弄也孟

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宣帝未及修正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正監本訛政今改至

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宜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

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

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

斯豈刑中之意哉

師古曰中當也

其議律令可蠲除輕

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補注先謙曰初元五年省刑法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呂下至郎中

保父母同產之令見元紀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

師古曰甫刑卽周書呂刑初爲呂侯號曰呂刑後爲甫侯故又稱甫刑

今大辟之

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曰曰益滋

師古曰奇請謂

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曰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曰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師古曰由從也

欲曰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呂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

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

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

典之辭恤憂也言當憂刑也

其審核之務準古法

師古曰核究其實也

朕將盡心覽焉有

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

師古曰有司臣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仲山父明之將行也

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若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臣爲美傷今不能然也

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

事以塞詔而已

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者也補注先謙曰注者當在其字下後書梁統傳疏

云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又言丞相王嘉輕爲穿是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又言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東觀記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罷臣數年之閒虧除先帝舊約據此統奏不專斥嘉也班云有司毛舉塞詔蓋亦卽指嘉等但統引輕減爲非班引毛舉爲非用意各別亦足見當日有司去取失宜無所逃責矣

是臣大議不立遂臣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

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師古曰塞謂不通也

故略舉漢

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

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

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

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

補注先謙曰官本止作趾

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

於市

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補注李光地曰菹醢股紂之刑楚詞后辛之菹醢今股宗川之不長其誹謗詈

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

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

之正所已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

子同產坐之及收

補注沈欽韓曰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一等二等也收者無少長皆棄市也

朕甚弗

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孝文元年十月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八月勃免平獨爲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薨

十一月勃復爲丞相是平勃同爲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文帝紀

平勃並相之時志云二年誤

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淮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已累

其心使重犯法也南記論故因太祖已累其心高注累恐也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已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

師古曰慤謹也音上角反

且夫牧民而道之曰善者

吏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已善導之也

既不能道又曰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

民爲暴者也

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爲暴

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

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

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

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矣作也

夫曰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

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

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

五聽一曰辭聽

師古曰觀其言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

師古曰觀其色

其顏色不直則變

三曰氣聽

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四曰耳聽

師古曰觀其聽不直則惑

五

曰目聽

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

八議一曰議親

師古曰王之親族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注謂皇帝

總免曰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

疏議謂宿得侍見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

特蒙接遇歷久者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

是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罷遣之五曰

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補注沈欽韓曰疏議謂能斬將奪旗六

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補注沈欽韓曰鄭七曰議勤師古曰

事國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疏議謂大將吏格八曰議賓師古曰謂

居官次厥夜在公若遠使絕域涉險難者八曰議賓師古曰謂

王所不臣者也自五聽呂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

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

萬民師古曰訊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

非意也遺忘勿忘也補注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師

先謙曰官本勿作忽是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師

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耄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騖者自三刺

已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貶讀與堯同慈音丑江反又音貞巷反

補注先謙曰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

官本又作一有爵者桎曰待弊師古曰桎在手曰梏兩手同被曰拲在足曰桎

弊斷罪也自此曰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爲反

奉節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補注：周壽昌曰：鄭司農注：奉高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桎者，兩手各一木也。顏從後鄭說爲長。

皇帝七年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是年令恩中有罪尉，自上請之。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

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罪下少一者字。

自今

已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識所屬二千石官。

補注：先謙曰：識者平議其罪而上之。

二千

石官，已其罪名當報之。

師古曰：當謂處斷也。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

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已聞。

師古曰：傳讀曰附。

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

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補注：先謙曰：此止摘詔末語，餘見景紀。

其後獄吏

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

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

補注：先謙曰：謂先已著令。

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爲失。

師古曰：解並在景紀。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

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

師古

曰屬音

其著今年八十已上八歲已下及孕者未乳

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

師朱儒

如淳曰師樂師首贊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

當鞠繫者頌繫之

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

枉

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

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法

補注先謙曰官本羅作羅是

執于囹圄不

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已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

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已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

近古而便民者也

師古曰近音其漸反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

爲國百年可已勝殘去殺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

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殺不行殺戮也

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已德教

師古曰被加也音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

百年勝殘去殺矣

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

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

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

歷世二百餘載謂撰志時

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

如當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

耐罪上至右止三倍

有餘

李奇曰耐從司寇上至右止爲千口三人刑

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

而悲泣

師古曰鄉讀曰鄉

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

之上也

補注葉德輝曰文選筆賦注引說苑曰古人于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

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眾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隅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

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

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已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

補注先

理志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續志注孝武帝

遣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此二千餘所二蓋一字之誤

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已未治者也原獄刑所已蕃若此

者

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

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

得獄豈不平之所致也

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豈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

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服虔說本韓詩釋文云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風俗通犴司空也案司空卽園土之類說文一說犴野犬犬所書云伯夷降典慈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以守故謂獄爲犴

伯夷下禮法言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補注先謙曰世本伯夷作五刑此典禮兼作刑之證大傳引書曰折民曰刑則今文作折班用今文據下文意志文作折無疑後人用馬本改慈顏注未審言制禮曰止刑猶隄之防溢水

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溢

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茲有所隱則

狃而寢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寢音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此刑之所曰蕃也孔子曰古之知

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

本也不失有罪事止聽訟所曰爲末補注沈欽韓曰孔叢論列篇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

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又曰今之聽獄

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平本又曰今之聽獄

者求所已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已生之補注沈欽韓曰孔叢子

其意不惡其人求所已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惡

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已殺是反古之道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呂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

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音育疫音役補注葉德輝曰淮南說林

訓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據此則諺語相承久矣先謙曰官本攜作厲

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

補注先謙曰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

也民多貧窮三也豪桀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犴不平五也上又分承言之

獄刑所呂尤多者也自建

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補注朱子文曰旣云折免兵革之禍當日

人有樂生之意意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

與高惠之閒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

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呂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閒什八可

謂清矣

師古曰十然也

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呂其疾未盡除而

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

補注先謙曰語見正論篇

曰世俗之爲說者呂

爲治古者無肉刑

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

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

赭衣而不純

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補注先謙曰墨一名黥此墨黥

謂以墨畫當獄不加刻涅也荀子楊倞注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議以畫跪當獄呂草鑲當劓呂履紕當劓呂艾畢當宮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紕衣不純中刑維屨下刑墨髡

縣中也案非屨與履紕同或草或紕爲屨紕象也是不然矣呂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

象刑無所施也呂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呂

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懲止也補注錢大昭曰荀子作微其未楊倞注曰微讀爲懲未謂將來案微古懲

字魯頌刑舒是懲史記建元呂來侯者表引作荆荼是微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

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

人惡刑之重故還推言古之聖君但呂象刑天下凡爵列官職賞

自治補注先謙曰官本生下有於字是荀子亦有師古曰稱宜也音凡爵列官職賞

慶刑罰皆呂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尺孕反補注先謙

日稱權稱也失謂謂失其平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

大矣焉補注錢大昭曰矣字衍荀子及漢紀皆無先謙曰官本無矣字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補注

先謙曰荀子悻悻威作盛並形近字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

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治者乃刑重也所亂者乃刑輕也

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補注其說得之犯治之罪

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補注先謙曰郝懿行云治期書云刑罰世

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補注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象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

惟明言敬其次敘施補注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

說而論之曰補注先謙曰自此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

刑湯武順而行之者補注呂俗薄於唐虞故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丁

流宥五刑呂刑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剕之文不載唐虞之籍

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

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

有徵之言矣先謙曰據此文知班以肉刑始於夏禹而叔向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曰轍

而御驛突

孟康曰曰轍轉馬口之謂轍晉灼曰轍古驛字也如淳曰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驛也補注先謙

日說文驛馬突也淮南汜論作驛馬高注驛馬突馬也驛即驛之省官本驛作驛絡作駱違救時之宜矣且除

肉刑者本欲曰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曰死罔民

失本惠矣

師古曰罔謂羅網也補注王念孫曰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曰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曰死罔民則

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已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

故死者歲曰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

女淫佚吏爲姦賊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

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曰懲也

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

吏公曰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

是已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

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

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曰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已

清原正本之論

補注先謙曰豈宜也周語豈繫多寵章注豈辭也

刪定律令簒二百章已

應大辟

孟康曰簒音撰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簒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从巽今人撰述字从手乃後人增加

其餘

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

李奇曰欲死邪微腐邪補注王鳴盛曰魏志陳

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面死更嚴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於蠶室盜者刑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引刑代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引相質矣今引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

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

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

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補

注先謙曰後書陳寵傳寵請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班

同旨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

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

李奇曰殷亦中

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

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

書曰立功立事可曰永年

師古曰今文泰誓之

辭也永長也

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

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咸賴

也之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

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曰分財布利通有無者

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曰卜占貝曰表飾故皆爲寶貨

也 二者生民之本補注先謙曰日本影唐寫卷子本食貨志民字治字皆缺末筆見黎刻古逸叢書 興自

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燠木爲耒耜之利曰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

所也燠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曰施金也耨耘田也耜音似燠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構反補注宋祁曰燠木當

爲採木燠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採張照曰案採者必以火爨則其字從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

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攷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宋說未必然又案宋本宋祁語至當爲採木而止

無玉篇以下云云今據凌本添錢大昕曰說文採屈申木也採字說文不收當以採爲正史漢多古字率爲校書人妄改子京猶不免爾何况餘子錢大昭曰宋已南雍本閩本作來轉先謙曰官本呂作轉據顏注作轉是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新木爲耜至於此事見易上

解繫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曰下通其變使民不

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堯命四子曰敬授民時師古曰四

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補注宋舜命后稷

祁曰堯典也姚本刪去也字先謙曰唐寫本無也字補注宋舜命后稷

曰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

馬融說也宋說與注複出唐寫本今文尙書作祖飢孟康本

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雍補注

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應劭曰裴竹器也所召盛方曰筐

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書本傳貢篚謂若

他果反補注先謙曰注禹貢所謂唐寫本作貢篚謂若楸遷有無

萬國作父師古曰楸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殷周之盛詩書所

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師古曰下財者帝王所曰聚人

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補注先謙曰唐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

日論語載是曰聖王域民師古曰築城郭曰居之制廬井曰均之

師古曰井田開市肆曰通之師古曰設庠序曰教之師古曰庠序

之中爲屋廬禮官養老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補注宋祁曰學曰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

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鬻音弋六反補

耶甲注云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闢土殖穀曰農

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疏云四民之

言出齊語也即彼云處士就閒宴處農就田野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是也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

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逸理民之道

地著爲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補注周壽昌曰地著

劉宋時謂之士著孝武帝大明初公卿博議有云士著

之人習說日久通攷田賦二云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竝

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南齊時亦稱土斷皆地著二字變

文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師古曰晦古歆字也補注六尺爲步

補注先謙曰司馬法云六尺爲步釋宮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

法天地人一人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踐三尺者半步然則六尺

爲步蓋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

通義也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

十晦呂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補注宋

公羊趙歧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出入

詩箋稍爲不同詳見甫田孔疏先謙曰古卽則字同宋說非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補注先謙曰官民是呂和睦而教化齊

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

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

錢大昕曰春秋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說

文爰作起起田易居也張湯傳傳爰書師古訓爰爲授與易同義

先諫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先鄭注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賈疏家百畝者此謂上地年佃之家二百畝者謂年佃百畝廢百畝者謂年佃三百畝者以其地薄年年佃百畝廢二百畝三年再易乃獨據此則爰訓易甚明

農民戶人

補注王念孫曰案農民戶人本注農民戶一人

二字對下眾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引則周官載師注及疏已受田引此並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則北宋本尙未誤

其家眾男爲餘夫亦曰口受田如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補注先諫曰馬端臨文獻通考

云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逐人所言略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比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畝以

後十九畝以前所受田也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

謂平土可曰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澇鹵之地

晉灼曰澇盡也焉鹵之田

不生五

各曰肥磽多少爲差

師古曰磽磽磽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補注沈欽韓曰左襄二十五

年傳正義賈逵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

九夫爲鵠八鵠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

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涼之地九夫爲

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涼之地九夫爲

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涼之地九夫爲

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有賦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先謙曰官本顏注疏字不重有賦

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

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賦共車馬甲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

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眾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補注沈欽韓曰案志言六十歸田疑非也一夫受田其長男則爲永業矣苟非戶絕與遷徙不得還於公家餘夫壯有室猶受百畝

之田豈老者不得還授其子而官更追入之乎魏齊以下有還受之限者原以墾荒招亡使定土著之籍公田有限既集其事則任

其營生意非主乎養民也葉德輝曰六十歸田謂歸公田非歸私田也故下文云七十以上上所養也正謂六十歸田以後則上養

之十歲以下十一以上所謂二十以內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此時未授田故爲上所長所強沈說非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種穀必

曰下上所長也十一曰上上所強也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

雜五種曰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卽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注種上有

兩五字當衍一字存一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補注錢大昭曰齊民要術注云

五穀之田不宜樹果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匪直妨耕種損禾苗抑亦情夫之所休息豎子之所嬉游沈欽韓曰管子國執篇田中有木者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謂之穀賊

為風雨還廬樹桑師古曰還棧也補注錢大昕曰還與環同錢大

廬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應在田中故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

詩曰中田有蔎農功已畢乃居於里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

果草實曰蔎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蔎臣瓚曰案木上曰果地

上曰蔎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主

反蔎音來果反補注葉德輝曰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有種桑種

芋區種瓜瓠諸法尹都尉書有種芥種葵種薤種蔥諸法二書藝

文志入農家知以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

上為農家本業也殖於疆易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蔎疆場有瓜

即謂此也補注先謙曰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女修蠶織則

注場當作場易古字五十可已衣帛七十可已食肉在埜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

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補注先謙曰地官序官云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

則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

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

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賈疏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又

鄉大夫下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於里有序而

鄉有庠補注宋祁曰於里有庠於字下當添是字先諫曰御覽五

鄉為庠里為序百三十五引五經通義云殷曰庠周曰序周家又兼用之

序家為塾序曰明教補注先諫曰白虎通云序者序長幼也又

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

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諫曰說文庠禮官養老

也白虎通庠者庠禮義虛文昭云下庠當作詳春令民畢出在

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

闕詩七月之章也也隨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

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呂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

也也隨音于輒反補注錢大昭曰詩七月篇作舉趾士昏禮皆有枕

北止鄭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

以止為足周壽昌曰本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

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蛰也今謂之促織聿

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也蛰音拱補注錢所曰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大昭曰詩七月篇聿作曰聿古通

文也春秋出民

補注張文虎曰粵本秋作將是荀里胥平旦坐於

右塾鄰長坐於右塾

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

情也塾音孰補注沈欽韓曰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塾注云勸者

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錄欽韓曰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塾注云勸者

剛錄公羊傳注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有辨說伉健者爲

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

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

得入先謹曰官本下右塾作左塾是補注先謙曰通考引書大傳云距

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補注先謙曰通考引書大傳云距

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雁行白虎通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

後罷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師古曰班

皆入而後罷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師古曰班

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斑作班通用

字大傳又云輕任並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

造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補注葉德輝曰說文巷里中

士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補注葉德輝曰說文巷里中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必相從者所曰

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曰爲明火所曰爲溫也燎音

力召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燎作奈毛晃增脩禮部輟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並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奈以爲明火以爲
溫今則正文注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
文皆改爲燎矣補注周壽昌曰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女有所怨恨
刺之詩也補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此顏注意所本又案爾雅悠
傷憂思也詩卷耳傳澤陂箋傷思也各言其傷蓋各述其憂勞之
思所謂歌也詩卷耳傳澤陂箋傷思也各言其傷蓋各述其憂勞之
輶軒美刺并錄補注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
不容過泥爲刺詩補注日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庶乎補注先謙曰大傳
又云擾勦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白虎通云若
既收藏皆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
入教學補注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顧
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
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周壽昌曰此禮記內則之言禮九
年教之數日鄭注朔望與六甲也猶言學數千支也六年教之數
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即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即書計也書文字計籌算也六書九
數皆古人小學補注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之所有事也補注知朝廷君臣之禮補注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白虎通

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其有秀異者移鄉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

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

補注何焯曰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假天子之大

學也先謙曰官本攷證云案少學卽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亦然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

天子

補注先謙曰白虎通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

學于大

學命曰造士

李奇曰造成也

行同能偶則別之曰射

師古曰以射試之補注先謙曰射義天子

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白虎通云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

然後爵命

焉孟春之月

補注先謙曰官本孟春作春秋

羣居者將散

師古曰謂各趣農晦也

行人振木

鐸徇于路曰采詩

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爲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

也補注周壽昌曰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

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曰聞於天子

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

肅而知天下所苦

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類二反

補注宋

故曰

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

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爲奢侈愛養其民無奪農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作萌是唐寫本竝同故民皆

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淖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

也補注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錢大昕曰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興

雲祁祁漢無極山碑亦有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文蓋

漢世經師傳授皆然顏之推家訓云詩有淖淒淒興雲祁祁毛傳

淖陰雲貌妻妻雲行貌淖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雲當爲雨俗

寫誤爾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之推仕南

北朝雖疑雲爲誤字不聞据他本以正之則六朝本亦皆作興雲

矣大雅韓奕篇云祁祁如雲可證祁祁爲雲行貌非轉寫之誤

後書左雄傳作興雨祁祁或後人校改先謙曰官本民作萌民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竝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

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民者三年一孔子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

也用謂使爲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補注先謙曰白

虎通論三考黜陟義云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

有功黜不肖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

日登補注沈欽韓曰此謂農功畢上場論語新穀既升再登曰平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曰德流洽禮樂

成焉補注先諫曰官本曰德作王德引宋祁故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周室既衰

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政令不

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補注劉放曰稅春秋譏

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畷履踐民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

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

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補注周

有李悝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儒家有李悝七

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曰富強則

表李悝三等李悝四等呂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補注先諫曰

志法
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

師古曰言數而言字當爲斗瓊詩是也補注宋祁曰治田難高富

唐寫本作勸謹下作不勸不勸則擯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漏朝

爲粟百八十萬石矣補注姚鼐曰古人大抵計米以石權此志

此志直過代田一歲之故常過畋田畋一耕以上是也惟李理法

此志載通志曰一畝之收畧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此卽鼂鰯之百

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又曰羅其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

二百斛爲米百石矣。一日桑土黃作此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謂

士下多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

一也善爲國者吏民毋傷而豐益勸令一夫夾五口治田百畝歲

一七善爲國者位且母位而財多者二一云折二二云折日三云折

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

補注尤欽韓曰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羅石十錢

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

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注云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

升三合藥及冠冕照小折小南自益空私用大升大雨少李

說考之則戰國公量已倍半穀價亦倍於
管子時王注云大勝其重半兩今升說穀乃量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補注先謙曰荀子非十二子注引周禮說二十五家

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立土神於里門里人共祀之官新則薦春則祈秋則報皆有祠也餘千五十衣人率用

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不幸

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此農夫所曰常困

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

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石收六百

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十

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

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石收三百石

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石收三百石

中飢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

食日飢亦可通用但有飢饉無饑渴先謙曰官本竝作饑故大

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

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滅出糴也補注宋祁曰糴也姚改也作之

字先謙曰唐寫本也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

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

也行之魏國國邑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伯師古曰

開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伯音莫白反補注宋祁曰阡伯王

本伯作陌吳仁傑曰張晏云商鞅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其說

誤也阡陌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云商鞅除井田民

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故欲限民名田蓋爲是

也案井田之制受之於公母得粥賣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

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百畝此爲率二者之制所召使民力均一

而無貧富之殊至秦不然民田既得買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

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井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千畝爲

許少者乃以百畝爲畔無復限制而井田壞矣先謙曰據吳說此

處脫張注一條官本考證云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爲開

恆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案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

益卽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其水

陸占地不爲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

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

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
執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
生民之

急耕戰之賞

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外內篇爲國者邊利盡

業也利歸於農者富又慎法篇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
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觸耕戰而後得其所樂又刑賞篇貴富之家
必出於兵是故民雖非古道猶曰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

聞戰而相賀也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

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

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

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

師古曰泰半三分取

其發閭左之戍

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發

當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閭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

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男子力耕不足糧饌

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閭門作里門

師古曰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

官本注無也字猶未足已澹其欲也

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也字當刪葉德輝曰文選謝靈運石

壁精舍還湖中詩注引許慎注遊猶足也知海內愁怨遂用潰

畔師古曰下逃漢興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此處及宣帝卽位元帝

俱其上行潰漢興卽位成帝時哀帝卽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

之此唐本舊可想見當日班志面目各卷不異至葉本改爲首尾

相銜非復舊式禮樂志今海內更始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

官本提行猶其痕迹之未盡泯者也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

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補注周壽昌曰沈彤云前石五十者周

也視李愷時米價已十六七倍壽昌案志明云漢興以爲秦錢重

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此是接秦之敝恐尙用秦錢未鑄莢錢也

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

蓋臧蘇林曰無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

曰越本醇作醇先謙曰平準書作鈞駟索隱鈞色之駟馬漢而將

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駟非案作駟者醇之字誤耳而將

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吏祿度官用已賦於民師古曰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

子已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

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府庫也經常也補注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齊召南曰案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爲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案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爲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補注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字係傳寫之訛

漕轉關東粟已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開東作山東索隱說文云漕轉穀也

一曰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卽今太倉以畜官儲者也孝惠高后之閒

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

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善仲之書也補注先謙

曰賈子無而字下又有衣食足知榮辱六字唐寫本亦無而字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

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補注沈欽韓曰

呂覽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亦見文子先謙曰賈子受並補注爲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

至熾至悉也

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熾與熾同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熾銳細也先謙曰賈子無至熾二字故

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

師古曰本農業

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謂

傷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謂字賈子作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淫侈之俗日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

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要此通用也補注宋祁曰勇當作濫錢大昕曰案方勇即泛

之轉聲說文風从凡聲而汎亦有馮音今人呼帆爲蓬亦聲之轉也宋不知古音故疑其誤先謙曰賈子將泛作泛敗案泛者如舟

之隨流欲覆酒正疏引泛泛楊舟意同故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

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補注天下財產何得

不蹙

應劭曰蹙傾竭也師古曰蹙音厥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

師古曰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補注失時不雨民且

狼顧

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意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補注既聞

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補注沈欽韓曰如說非也窮匿之狀

意則壽昌曰聞自是聞於耳耳者且止之辭曹操謂耳非佳語即此

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賈子既下有或字安有爲天下阡危

曰注阡危當刪危者案賈子阡危下無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

者字是也此者字當緣下者字而誤衍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

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

補注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

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

道也若秦書曰君子當思天時之變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

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

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

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

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

飢餓天之常行葉德輝曰穰字平上兩讀廣韻一汝湯禹湯被之

切一汝兩切先謙曰賈子作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

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卽不幸有方二三百里之旱國胡曰相恤師古曰卒讀曰猝

何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曰餽之餽師古曰卒讀曰猝

先謙曰官兵旱相乘天下大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本十作千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師古曰衡橫也

補注

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

師古曰罷讀曰疲

先謙曰賈子作橫

補注宋祁曰姚本而蔽剛而字蔽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

下狡反先謙曰賈子下有孫字

竝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

疑爲擬能擬二字甚爲不詞又賈子服疑篇云衣服疑者是謂爭

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強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與此遠方疑者爭起文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義相發明唐寫本注擬竝作擬

也補注先謙曰賈子作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此用無蓄

篇校要民篇語亦有同者唐寫本無謂字注本謂作亦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補注先謙曰賈

子作何嚮而不

清
曰攻則取曰守則固曰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

安也補注先謙曰賈子懷敵作懷柔無蓄

篇夫積貯至此在篇首今下闕末三句同

於本師古曰敗亦聖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師古曰言皆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補注先

敗民下賈子又在瑰瑋篇此句作則民安性勸業而無

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

可曰爲富

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

康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籍作藉汪本作

籍躬耕已勸百姓

補注劉台拱曰事見前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書漢興載二十九年耳而誼疏云漢之爲漢幾四

十年遠在其後非

補注先謙曰錯傳錯言守邊備

由感誼言而然錯錯復說上曰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傳

勸農力本之奏分載於此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既反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補注沈欽韓曰墨翟七患篇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然而民不凍飢者

其生財密用之節也管子權數篇湯七年旱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

旱皆與此異賈子新篇禹有十年之畜故免九而國亡捐瘠者孟

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與此同而國亡捐瘠者康

曰肉腐爲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

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

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辭焉補注先旨畜積多而備先具

謙曰唐寫本謂民下無有字捐者作捐也

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

補注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宋祁曰言

土地人民之眾

不讓湯禹也

加已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補注

先謙曰官本畜作蓄

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

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

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

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

師古曰已禦風霜不求靡

麗也煖音乃短反

飢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曰旨美也

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腹作

腸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已有其民哉

補注王念孫曰

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作慈父

明主知其然

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有也民者在上所已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師古曰夫走音奏

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已上用之故也其

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引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周徧而

游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

也

補注先謙曰輕資卽輕齋也說文齋持遠也重去病傳約輕齋古資齋字通見周禮注

粟米布帛生於地

長於時聚於力

補注王念孫曰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

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

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

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服事也

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事也

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百晦百晦四字作百百晦晦古人雙疊之字多

如此例詩委蛇委蛇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

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

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暴虐作

暴賦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明館鍾氏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

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可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

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

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

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紀七並同先謙曰唐寫本作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念孫曰

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

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

暮得當具有者半買而賣

師古曰日本直于錢者止亡者取倍稱之

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

息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已償賣

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

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探其奇贏日游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

居宜反補注先謙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師古曰上之急故其男不

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

師古曰梁好粟也卽今之梁

是下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

同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

補注吳仁傑曰此亦田畝之什佰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什佰之中言其拔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什佰而史記索隱乃以爲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周書昌曰吳說是也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已利

即下所云商人兼井農人也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結素也縞之

精白者也此商人所已兼井農人農人所已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

迕音五故反

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

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已粟爲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已拜爵得已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謀

師古曰謀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補注宋祁曰有

所謀下脫矣字先謙曰官本作下同無此亦也三字

夫能入粟已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已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師古曰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如清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復

音方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偶反神農之教曰有石

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殿固之基補注先謙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

曰官本邊下脫池字基作甚是唐寫本亦作甚帶甲百萬而亡粟

弗能守也曰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

五大夫曰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

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

邊曰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之字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

四千石爲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

萬二千石爲大庶長

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

爵也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得至大庶長是輸者轉者皆得拜也

各官多少級

數爲差

補注先謙曰爲官本作有

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

甚大惠也

補注先謙曰錯傳又載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句元文當在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句

志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此下奏文皆與傳中所

以拜爵言此下奏文皆與傳中所

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

下粟邊食足已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

歲已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

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字下文貧弱

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

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

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已西旱

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召招民

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裁作賤官本

無賈讀曰賈四字

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召除罪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宣紀補注沈欽

韓曰宣帝時張敞亦理此議而蕭望之駁之語詳望之傳先謙曰官本房作方在作見

始造苑馬召廣用古

日苑馬謂爲苑召牧馬補注錢大昭

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

妻敕有司召農爲務

師古曰妻古屢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民遂樂業至武帝之

初七十年閒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則民作民

則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

校

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累巨萬無百字集解引韋昭云巨萬今萬萬唐寫本計

數下有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

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閒成羣

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犝牝者擯而不

得會聚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羣畜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脫乘犝牝字廣雅釋言字乳也又釋

也音大奚反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犝作字廣雅釋言字乳也又釋獸犝雌也據此字犝義同卽謂牝馬之乳子者耳集解引孟說則

下有相字出在會字上此作斥出文義較順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如灌曰

吏不數轉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爲姓號如灌曰貨殖傳倉氏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長生作生長師古曰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

是也庾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師古曰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

呂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而後緹恥辱師古曰

焉緹黜字同也又太史公贊云先本緹末是先與緹對文明史記後字淺

人妄加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呂武斷

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補注先謙曰索隱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

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呂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室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

役費竝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

成則書之呂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閭中俗不好種

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

一其求易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

曰養老盡孝外足曰事上共稅下足曰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說下有而字當據補官本無也字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

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

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

荒淫越制踰侈曰相高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

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

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二十倍於古

如淳曰秦實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

之中失其資產二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

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曰貪暴之吏刑戮妄加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

賊赭衣半道斷獄歲已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補注先諫曰馬端臨云史既言高祖

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已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古井

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師古曰卒讀曰狎近音其靳反

限民名田已澹不足

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

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補注宋祁曰專當改作黠字

薄賦斂省繇役已寬

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

補注先諫曰唐寫本愈作俞案它處作俞此不

應獨用愈

天下虛耗人復相食

師古曰耗音呼到反補注先諫曰官本注在天下虛耗下武帝

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

韋昭曰沛縣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

名也補注先諫曰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已趙過爲搜粟都

田千秋也見本傳

尉補注先諫曰官本考證云搜監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畝師古曰

尉本說按今改正案百官表作驥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畝師古曰

音工大反字或作畎補注吳仁傑曰案鄭氏注考工記曰古者畎

遂之間通水又曰畎上高土謂之代其壟中曰畎繇是言之壟者

畎上高土畎者壟中通水之道而非壟也顏於劉向傳忠臣雖在

中溝也沈欽韓曰呂覽辨土篇臨欲廣曰平剛欲小曰深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

曰呂覽辨土
欲小呂深

歲代處故曰代田

師古曰
代易也

古法也后

稷始耑田二耜爲耜歸古曰備廣尺深尺曰耑長終耨一耨三

兩師古曰併

廣尺深尺曰𦵏長終晦一晦二

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

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劇中上有三字引宋

苗生葉弓上稍釋隴草師古曰耨鉏也補注王念孫曰苗生葉弓上稍釋隴草本

苗生葉已上稍耘隴草

師古曰耨鉏也補注王念孫曰苗生菜曰上稍耨隴草本

作苗生三葉弓上稍壯轉隴草言自生三葉弓上禾苗稍壯乃轉隴草而隴其土弓附苗根也苗生三葉弓上故曰稍壯今本脫

其土已附苗根也苗生三葉已上故曰稍壯今本脫

三字則曰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轉輒附根則此
文之作稍壯轉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左傳昭元

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弓上稍壯張文虎曰案三字宜有壯
字則疑因下文稍壯而衍稍藉云者卽下文所云每藉輒附根益壯

而根深先謙曰唐寫本鈕下有之字當據補

因墮其土，已附根。

苗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隤菰注先謙曰官本根苗作苗根是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儻儻

注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薿薿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
盛貌芸音云芋音子儼音擬
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籽作芋是

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籽作芋是。

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舊注王念孫曰本作

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
國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

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能風此正作隴盡平而根深先謙曰官本注八字在此盛暑下

與旱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

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晦

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晦漢時二百四步爲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補注齊

案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

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案葉

少菴云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爲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爲增損

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云疑耕犂起於春秋之世孔子

有犂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案葉周二說

是但謂古耕而不犂耕犂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

推不用犂安用推乎葉德輝曰齊民要術引蔡葵書云武帝以趙

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耨

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一歲之收常過緹田晦一斛曰上師

輔猶賴其利說與志不同一歲之收常過緹田晦一斛曰上師

曰緹田謂不爲晦者也緹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爲剛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爲晦作爲剛是又過緹田二斛以

也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大農置工巧奴與從

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補注周壽昌曰力田農官

之屬漢時與孝弟并舉有

孝弟力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爲民或

苦少牛亡呂趣澤師古曰輓引也音晚補注何焯曰以人輓犁似始於此齊召南

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補注何焯曰以人輓犁似始於此齊召南

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過奏光呂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

運之皆人輓犁之遺式也過奏光呂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

也庸功也言挽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補注王念孫曰庸者更

陳楚之間曰促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代也庸賃同補注王念孫曰庸者更

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左

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餽飭言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

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

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爲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

則未考方言也先諫曰官本注挽作機是率多人者田日三十

晦少者十三晦呂故田多墾闢過試呂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師古

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

之外也諸緣河墻地廟垣墻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闕而無事因

令於墻地爲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呂上補注顧炎武曰

也墻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呂上補注顧炎武曰

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

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

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又教邊

郡及居延城

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

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

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

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

人常反補注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曰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師古曰商度也補注周壽昌曰九數五曰商功九章算術注求積尺

法既得積尺功乃可商先謙曰官本注在利下

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已給京師

師古曰漕水運補注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已省關東漕卒過半

補注何焯曰此卽後代和

糴所

又白增海租三倍

補注周壽昌曰海租稅漁戶卽今漁課漢有海丞官主海稅屬少府故有海租此特

增三倍耳王莽初設六筭之令諸采取名山澤眾物者稅之由海租推廣也

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

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李奇曰御史大夫屬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

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

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

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服虔作師古引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

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

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

皆築倉曰穀賤時增其賈而糴曰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

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補注王念孫曰穀貴時減其賈而糴今本脫其字宜依上文及御覽引補而糴下有以利民三字上

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以利民賈字補禮記言下故民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

人依誤本漢書剛之白帖十一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

賈而糴以利民漢紀作減賈賈字補禮記言下故民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而蔡癸曰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史反補注先謙曰癸卽郡人

官弘農太守見藝文志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

官本史作吏唐寫本同

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

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

孟康曰北假地名也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使蒙恬渡河取高闕

據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集解北假地名近五原水經河水注河西南屈徑河目縣在北假中地名也自高闕以來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董祐誠云陽山當卽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碩隆迤東達爾德爾諸山河目漢屬五原自阿爾坦山迤東至烏喇特南母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至黃河皆古北假地

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已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

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己畜聚爲意永

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

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人相食下人相

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

田然後治迺可平

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

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已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

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師古曰不爲作限制上爲音于僞反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

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

師古曰然所重難也

已有改者將已救急也

補注宋祁曰王本所引上無然字

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日詳謂悉盡也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

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

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董

賢隆貴皆不便也

師古曰丁傳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

詔書且須

後

師古曰

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

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

補注洪亮吉曰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故地理志戶口皆取元

始二年

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

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

有之其心意未滿

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

陋小漢家制度曰爲疏闊

師古曰莽

呂漢家制度爲秦疏闊而更之令陋小補注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陋小下當添也字張照曰顏注非也蓋陋小者卽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爲疏闊不詳備也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

稱王

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

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爲侯二方

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

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

邊

如淳曰負背也蕭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自負海下

使者馳傳督趣

師古曰傳音張

海內

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

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

口算師古曰更音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

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貸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

驕而爲邪

補注先謙曰驕官本作質

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師古曰錯

也道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

吏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警眾口愁聲也音敖後三年補注先

本年作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曰法然刑

罰深刻它政誄亂師古曰誄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

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因胡孟反民愈

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

離于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

青徐地人相食雒陽曰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

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

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木不皆有實木亦不多有杏酪更非饑歲所常服也王莽傳分教民煮草木

爲酪多一草字是也蓋猶近世饑歲民屑榆樹爲粥取穀樹汁爲羹之類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師古曰重音直

用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濟官曰稟之

補注先謙曰莽傳當作贍

吏盜其

稟

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盜其稟者四字

飢死者什七八莽

恥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

也事在律歷志補注張文虎曰案律歷志以平帝元始三年莽入中統第六年之十二年自此至王莽建國三年莽是爲陽九故莽

也然而莽傳建國五年書則云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也傳贊云餘分閏位亦指此賸餘元注之莽入元百六歲餘賸也枯

旱霜蝗饑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

將究矣

師古曰究竟盡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作究竟也謂盡也是

歲爲此言曰至於亡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補注齊召南曰案管子言湯召莊山之金

錢幣禹曰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歷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并繁蓋據尙書正貨之文此志不言蓋因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 太公爲周立

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圜一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補注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葉德輝曰蔡雲辭談云圜法二字統金錢布帛言之自李奇

混解上下兩圜字世遂謂周家錢法皆如孟康所云外國而內孔方者其誤殊甚觀下文云利於刀則錢中有刀矣不言布者恐混

於布帛之布實則周家圜法泉布刀俱有故顏氏舉周官天府以

下九職當九府而以圜爲均而通也上圜字主義下圜字主形泉

爲圜法之一面方之泉又爲泉法之一班氏以是爲周家冊制故特言之其他作刀形者柄端如肉好若一之環作脾臍形者足開

如火以圖之半環皆不離乎圓而爲兩方者之別種謂圓卽錢李
奇妄說豈特重九兩之無稽哉德輝案重九兩兩疑銖之誤九兩
銅不能約爲徑寸錢夫人知之謬不至此原文當是徑一寸而重
九銖故下文云輕重以銖也韋昭注國語言周錢重十二銖意者
十二銖重者爲母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補注王鳴盛曰孫子算經
九銖重者爲子平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上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
方寸重一錢圖兩方而內孔方也輕重曰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
十四兩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舊
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補注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圖法之有
刀非直利於刀之謂古人銘器往往作執刀狀以昭武事如父癸
尊子執刀父丁鼎孫執刀之類不一而足鼎尊勒之以流於泉如
告成功於祖廟泉幣象之以示道烈於國人其義一也流於泉如
曰流行布於布如舊曰布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補注王鳴盛曰
如泉也布於布於民開束於帛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
種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
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賈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
布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錢錢宋銅民
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錢毋復以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
使百姓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太公
議亦寂然卽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市者而布固非錢也
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

貴賤

師古曰樓音人常反補注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先謙曰官本注在歲有凶樓下

令有緩急故物有

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

讀曰蓄蓄賈謂買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師古曰給足也

故萬乘之國

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補注先謙曰上得民所食若干步賦之數則可計本而量其積志引管子文多則易然而

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

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

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曰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曰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羅

之重之時官爲故也

凡輕重斂散之曰時則準平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

也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

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何焯曰上準平句其始事

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蓋守字極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藏藏經千萬

李奇曰經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經錢貫也管子曰因戾羅釜十縱師古曰孟說是也經音居兩反

補注王鳴盛曰下文賈人緡錢顏亦云緡謂錢貫通典注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宋人亦以千

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緒既是千錢則一經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并儲饑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藏經皆人君所藏以贍民者萬鍾以備微藏經以備飲也先謙曰官本注反作歲是千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曰奉耕夏曰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

饌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饌字與餽同謂餽田之具也補注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贍先謙曰澹贍

字同宋說未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

勢蓋通用耳補注周壽昌曰豪強也豪奪猶言強奪先謙曰官本注用下有字字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

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

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

戾師古曰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曰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

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爲幣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

幣曰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

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
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
利也孟康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積之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
多作輕錢而行之亦

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

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忘也且絕民用呂實王

府猶塞川原爲潢沔也師古曰潢音黃沔音本也潢沔竭亡日矣

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唐補注葉德輝曰周語韋昭注

曰大錢五十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

王至桓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鑄不相因先師

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

非事實云云韋注與漢志不合王鳴盛曰據此則知景王以前

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呂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
穆公曰錫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
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
補注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
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墾不足百
姓蒙利焉失其義矣洪亮吉曰劉秩云錢以平輕重權本末齊威
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敝此云蒙利秦兼天下幣
恐未必然孟注是先謙曰官本注但是之是作自

爲二等黃金曰溢爲名上幣

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師古曰改周一
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高祖

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尙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爲上而錢
爲下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溢作鎰爲名二字倒官本兼作并注
有也字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補注葉德輝曰宋洪邁泉志秦半兩下引敦素曰常得此錢徑寸

三分重八銖案平準書亦云半兩重如其文而本志又云各隨時

而輕重無常是秦錢或有重八銖者漢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十

二銖則常秦之半兩今世所有秦半兩最薄者重一錢五分最厚

者重二錢卽其明證然則敦素所見八銖重者乃其錢之輕者耳

先謙曰平準書有爲下幣三字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

徑寸二分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

而輕重無常漢興曰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滿曰如榆

英音煩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志曰錢榆英錢榆字蓋裴所加黃金

也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爲漢興

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黃金上一字似有一字索隱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不可少

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已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

灼曰

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

也師古

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

物稽滯

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

也不當

重累言之畜積曰蓄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物下作物踊騰

句羅米

至石萬錢注家並云漢書雜字作躍不云踊字作痛是痛

字乃踊

形近致誤顏據所見爲定本而不顧文之不詞是其偏也

集解引

晉注作踊甚也亦不作痛索隱引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

低昂者

作貴作賤也又云漢書雜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

物之騰

躍而起也先謙案說文踊躍也躍迅也廣雅釋詁騰上也

諸書釋

踊騰躍皆爲跳今既以踊騰躍相貫爲文則是言其物價

跳上迅

速若今俗云斗漲矣索隱引韋昭

云稽留

待也與李說意合晉訓稽爲計非

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已困辱之師古曰

曰欲令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然市井

子孫亦不得宦爲吏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宦作官南雍本作爲官吏先謙曰官本作爲官吏孝文五

年爲錢益多而輕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師古曰悉其私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

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

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補注

錢大昭曰錫字疑衍

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師古曰贏謂亂雜也贏餘利也

言不難鉛鐵則無利也殺音又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而殺之甚微

爲利甚厚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補注張照曰

顏說非是錢之爲用甚廣一錢之殺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爲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費本而無利矣先謙曰官本無

不可覺知四字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師古曰操

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

各隱屏而鑄作

補注周壽昌曰隱避藏也屏音丙私處絕人蹤跡也

因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鄭氏曰報論

迺者民人抵罪

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

師古曰

曰縣謂開立之

使入陷阱孰積於此

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音才性反

屢禁鑄錢死

罪積下

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補注先

謙曰次後亦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官本作後同

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

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千且設

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

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補注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王

鳴盛曰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

若干今人猶然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

謂數爲若干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干如也干求也

事本不定常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

如此求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

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泰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

行民目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百一當一猶復

不受之是曰郡縣不同也師法錢不立依師古曰法錢吏急而壹之

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依師古曰法錢吏急而壹之

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

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補注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

先謙曰官本注在縱而弗呵庫下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

燠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姦錢日多五穀不爲

音容補注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

多

師古曰言皆禾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爲音於偶反

多

不爲多猶言爲之不多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五穀不爲

多

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強結陰錢爲音於偶反不音於偶

反

爲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爲成也

不

成重也墨子權守篇歲不爲賈子孽產子篇歲適不爲重言不成

不

成也史記天官書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爲

成

也淮南天文篇敦牂之歲禾不爲協洽之歲菽麥不爲木經篇

君

臣不和五穀不爲騶珣鄧續漢書律麻志注引易緯小寒暑未

當

至而至來年麻不爲穀兩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

爲

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

篇

宋銅者棄其田疇家鎬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

明

證善人休而爲姦邪師古曰休音先律反又音戮也愿民陷而

矣

之刑戮師古曰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也補注宋祁曰忽忽忘

姚

本改作怠忘也周壽昌曰詳卽書呂刑祥刑之祥書中祥多作

詳

詳詳古通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注詳善也

國

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

錢

必重師古曰令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棄市之罪

又

不足曰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

音

所角反補

注先諫曰賈子銅布篇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
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難石鉛鐵焉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
偶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
田時家鑄者損其農事殺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
則錢常亂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蓄故民鑄錢
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
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師古曰
銅使之然也與志文皆不同補注先諫曰賈子無天字其上文皆作銅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
布於下下文皆作銅不布下明此天字術

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偶錢
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呂御輕重

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術散之

補注何焯曰此中即兼寓斂散民粟之術王鳴盛曰與前減價羅增價羅及減粟減羅一意先諫曰此下賈子有則錢必治四字

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

曰古者以銅爲兵秦銷鋒銳鑄金人十二是也

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

師古曰調平均也奇

殘餘也美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補注先諫曰賈子奇一作畸或作倍

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

矣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已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

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

可棄之財逐競也補注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先謙曰聽民放鑄則是棄財今收銅以爲御物之具故曰制吾棄財故善

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補注劉奉

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先謙曰賈子久作顧自何謂七福以下班氏多刪節其文臣誠傷之上不聽是

時吳呂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卽就也埒等也補注宋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補注

葉德輝曰西京雜記云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肉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

異據此則吳鄧所鑄錢悉遵漢制故能流行天下也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

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閒蕭然煩

費矣師古曰蕭然猶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

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

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補述

置先謙曰官本考證引通鑑考異曰平準書亦言彭吳賈滅朝鮮

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

馬邑

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

字則文義不明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史記亦有設字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役也顏訓非張文虎曰平準書共作苦疑共乃苦字爛文干戈日

滋行者齋居者送

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

倣也消耗巧法

師古曰抗說也謂摧挫也巧法爲巧詐以避法也抗音

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

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其後衛青歲巨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

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餽師古

餽餽亦饋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散幣於邛笮巨犂之

應劭曰邛屬臨邛屬犍爲晉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

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樊今樊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補注

先謙曰邛今四州州樊今宜賓縣境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已數攻吏更發兵誅

之補注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錢大昭曰南悉巴蜀租賦不

足補注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

更音庚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後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復云或曰更償也則顏注仍出韋昭說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

大司農屬官有都內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

注先謙曰官本注縣下有官字東置滄海郡補注先謙曰平準書

上文已言置滄海郡矣此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

不當復云置也作至是

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補注宋祁曰數十

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顏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府庫並虛補

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

先謙曰平準書作益虛是

也並字與益形近而誤

迺募民能入奴婢得已終身復爲郎增

也並字與益形近而誤

迺募民能入奴婢得已終身復爲郎增

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爲郎者就增其秩也一及入

羊爲郎始於此補注葉德輝曰此疑卽卜式輸家財事式傳云初

爲郎布衣步騎而牧羊歲餘羊肥息益式先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入羊而後上知其善牧傳云輪財殆微詞也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此歲頻歲也補注王念孫曰羣書治要引

明史記亦有將字先謙曰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於是

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言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

言常用之錢及諸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補注先

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補注先

當爲減字之誤也免罪不應獨言減罪平準書作免減罪謂免罪

及減罪也臧與減形近而誤武紀云得免減罪尤其明證通鑑誤

與本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

志同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

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

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

同前漢二十四下

盡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賁說政戾庶長作左庶長其下又引漢書音義云十爵左庶長則此爵爲左庶長無疑政戾二字非佳語必不取以名爵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目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目爲吏千

大夫也補注劉敞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減一級入閭內侯亦其

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閭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閭內侯亦其

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陵中書合矣予謂賈爵當級級稍增其

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

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

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

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

當是補吏不試也周壽昌曰劉謂上萬字衍是也何煌校本謂宋

本亦有萬字上顏注引此語亦有萬字先謙曰平準書同則萬字

非衍也索隱引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

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

又云官首爵第五位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夫舊二十等爵第九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爲

吏殆謂此胡三省云級十七萬者賈爵一級爲錢十七萬至二級

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每級加增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

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爲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爵武功爵所直

之數也先詳其有罪又減二等補注沈欽韓曰有罪者得爵得至

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

意故刪已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補注周壽昌曰超等超於常等

而不取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郎下有吏字是吏道雜而多端

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孫弘已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補注

錢大昭曰南雍本闕本自下俱有公字先謙曰官本有公字平準書亦有張湯已峻文決理爲廷尉於

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

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補注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

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上壞之音材汝反補

注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闕先謙曰平準書其明年武紀爲元狩元

年同索隱格音閣官本注上壞作止壞是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

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

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已宰相布被食

不重味爲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下上有天字務

作驚是說文

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元狩二年

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

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

書作二萬兩汲黯傳通鑑同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

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

補注齊召南曰案平準書

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

楚地爲句但呂事核之此即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

岸即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

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

日詳講道志係音下

穿汾河渠

師古曰汾曲繞

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師古曰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

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各字在歷上

費亦各巨鉅萬十

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補注

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

長安者數萬匹

師古曰食

卒掌者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卒掌者言卒之牽馬韋馬者即牧人

也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

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

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

縣官不給

師古曰給足也

天子乃

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呂澹之

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贖

其明年山東被

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呂振貧猶不足又募

豪富人相假貸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舉吏民能假貸者以名聞即此事也

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呂西及充朔方呂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始皇

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

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應劭曰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

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

陽關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呂其斗爵棄七百里安

得徙貧民呂充實其中師古曰充實其中新秦中今地空故復徙民呂

七十餘萬口

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狩四年冬作七十二萬五千口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

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巨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

補注王念孫曰賈上同大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

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竝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

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

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有

本端並作滯音下作直吏反

本端音滯先謙案平準書作滯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滯停也一曰

滯也此言居積停滯作滯

轉穀百數

李奇曰穀車也

廢居居邑

服虔曰居

如治曰居賤物於邑中曰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

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曰乘時射利也補注沈欽韓曰

公羊宣七年傳萬入去箐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

志又云賣買居邑即此義先謙曰如沈說是廢即居也於義爲複

索隱引劉氏云廢出賣也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索隱廢謂物

貴而賣之與顏淵說合集解引服封

君皆氏首仰給焉

音抵距之

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

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

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方曰邑入償之氏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丁上無音字

治鑄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於

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

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宋祁曰澹當什贖

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

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

輕

亦賤也補注周壽昌曰輕對重言非賤之謂也

錢益多而輕者多故錢輕

益多則工省而質薄也觀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可知

貴

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曰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說文銅赤金也

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爲四銖也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實下爲作重是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鎔

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無文

面而取其鎔已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鎔銅屑也摩錢浸面

呂取其屑更已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鎔

音浴瑣說是也補注宋祁曰鎔俞王反先謙曰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呂白鹿皮方尺緣呂績

師古曰績緇也給五綵而爲之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續上有藻字徐廣注藻一作紫通鑑亦有官本注在爲皮幣下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曰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貨銀

錫爲白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白上有爲字通鑑同此脫曰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補注先謙曰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曰龜爲寶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

直五百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

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佗果反補注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

字而白撰乃其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

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葉德輝曰尚書大傳夏

后氏死舉罰二千饌周本紀其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卽

此白選二字所本選錢聲近故古字通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

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曰重差小平準書無曰字先謙案平準書

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次書作撰二字

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其文龜者肉圓好方皆隱起龜

甲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

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呂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

師古曰二

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補注宋祁曰爲大下當添司字先謙曰百官表大農令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史文元不必過泥若曰例相繩元狩中尚可不添司字也平準書亦作大農通鑑同

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

咸陽齊之大鹽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

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呂心計師古曰不年十三侍中補注沈欽

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案其進蓋亦入羊爲郎之類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反

補注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

先謙曰平準書亦作買復少也音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

之出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諱曰適諱責訓

馬也諫曰索隱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

林是也上文正言吏多廢免顏說未晰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

皮幣俱在元狩四年似不應分敘大氏造金幣之議冊於三年成於四年故紀志異也 大將軍票騎大出擊

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

日與讀 是時財匱師古曰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

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

孟康曰周郭文漫皆有補注錢大昭曰鉛當作銖鉛銅屑也先謙曰官本鉛作銖平準書仍作銖 大農上鹽鐵

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曰

屬大農佐賦補注先謙曰馬廷鸞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

私也 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盆直

手牢如清曰牢原食也古者名原為牢盆蘇林曰牢盆直

說手牢盆此無盆字願手牢不知何語詳其文義當是雇庸價直

耳無盆字是也此是官與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補注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官本注與下羨饒也七字併

在曰致富羨下刪 曰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反其沮事之議

下師古曰三字

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

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

沒入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師古曰

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補注朱一新曰史記上使作便言以其便屬之也注音上

脫行

作官府

師古曰主幣銷及出納之處也

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

矣商賈曰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

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曰振元元寬貸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有賦字是也無則文不成義

而民不齊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尙少不皆務耕種也商

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皆字引宋

祁曰無有下

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

當添皆字

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補注沈欽韓曰異時者謂元

光六年初算商車也先謙曰官本差下有下字引宋祁曰皆有差

下嫌本作皆有差請算如故補注先謙曰武紀元諸賈人末作賈

小平準書無下字請算如故符四年初算緡錢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

師古曰賈餘也貸假與也貴音貳制反貸音土冀反

及商賈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召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贖反

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十錢者則出一算補注先

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

諫曰集解引臣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

算亦多算百二十錢解詳高紀

諸作有租及鑄所作為賣之者率

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

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

有輜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輜車二算如淳曰商賈

使多出一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

錢師古曰有能告者召其半界之

師古曰界與也音必寐反補注

緡者以其半與之已後算緡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錢六年矣此行文省併之故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不得有田也補注沈欽韓曰載師

日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補注沈欽韓曰載師

有賈田通典唐制諸以工商為業者承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是

賈人亦受田也漢禁其自有之田益利其

召便農敢犯令沒入田

田沒入之也先謙曰官本注在以便農下

貨補注先謙曰平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召助縣

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召風百

姓

師古曰風讀曰風

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

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

司農中丞

補注先謙曰大農屬無中丞中丞字衍平準書正作大農丞通鑑據漢志錄之胡三省云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

丞上然百官表所無當以平準書爲正胡氏臆說不可據也

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已通貨

物補注王鳴盛曰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之法暉以爲不可李注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

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沈欽韓曰九章術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盛鐵論本議篇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

於民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

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謙蜀漢之布也亦民間始

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補注沈欽韓

曰前此爵高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黃霸亦以是進然言吏則庶民商賈不得也靈帝懸勝賣官亦由卑至尊如崔烈以卿入錢五百萬爲公也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

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補注宋祁曰

姚本改耳作也字王念孫曰無或作亡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

顏注亡慮大計也案顏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

是以無爲有無之無慮爲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

也慮古讀若閭溝渚志浩浩洋洋慮殛爲河河渠書慮作閭宣十

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

都凡也高注淮南似眞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韓算經無慮後天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書光武紀將作

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園陵都凡制度也

是無慮爲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

議兵篇焉慮率用資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揚倬曰慮大凡也賈誼

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

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

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

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

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

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

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

先謙曰官本注抵下不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稽大

重抵字大歸作大氏

徐偃等分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大見武紀偃事終見終軍傳

舉并兼之徒守

相爲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狩六年詔云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擗度吏因乘勢以侵蒸

庶邪所謂擗度吏即守相爲利者也舉謂舉奏官本注無也守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

杜周等爲中丞

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

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

卿

補注先謙曰減宣以下皆在酷吏傳

直指夏蘭之屬始出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誅

矣而大農顏異誅矣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狩四年大農令顏異下而大農顏異誅矣二年坐服非誅六年再書大農令正夫以此

文序事推之異誅當在六年徐廣注云元狩四年非也

初異爲濟南亭長呂廉直稍遷至九

卿上與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已倉壁

補注先謙曰官

本倉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

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已它議事下湯治異

補注先謙曰官本重異字

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補注先謙曰此客語文甚

明注云

異不應微反昏

師古曰蓋非之補注張照曰顏注意雖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

異語誤

不覺復笑

而魯褻耳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補

注先謙曰官本

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

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麻反

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天下既下緡錢令

補注錢大昭曰天下之下字疑是子字先

謙曰錢說是也官本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

錢縱矣

師古曰縱放也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

師古曰謂巧鑄之難鉛錫補注宋祁曰鉛

錫下當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淳曰呂赤銅爲

其郭也字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證云史記作鑄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說周壽昌云史

記仄作備索隱鍾官掌鑄赤仄之錢此云官卽鍾官省文也當時

赤仄甫行嚴防私鑄直以官赤仄呼之先謙按集解引如說今錢

郭見有赤者作今錢見有赤側者又引漢書音義子緡

錢作紫緡錢索隱韋昭云側邊也泉志亦作紫緡錢

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師古曰充賦及拾

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

呂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

補注先謙曰

元鼎二年徐廣注三年非也湯附上罔下當時民之怨嫉豈止不思此史公微文而班固之湯子孫兩漢貴盛雖良史不能無同曲

也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

補注齊召南曰三官錢即水衡錢也據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輪鑄官

辨劉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即言此事裴駰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輪爲一官則微訛耳先謙曰水衡都尉諸官置於元鼎六年見百官表上云楊死後錢既多而令二歲此禁令當在元鼎四年通鑑編在二年似未審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迺盜

爲之師古曰其術

楊可告緡徧天下

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

令而發動之故

中家補注周壽昌曰中家猶文帝所云中

人產也今俗亦稱上戶中戶下戶大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幅師古曰緡謂從

輕而出補注宋祁曰

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服虔曰分曹賦案行也師古曰

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

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顏說本如淳見索隱引

得民財物巨億計奴婢巨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已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而縣官已鹽鐵

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補注何焯曰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開

函谷關於新安東界置左右輔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鼎四年初大農幹鹽

鐵官布多補注先謙曰初者追溯置水衡前事幹置水衡欲呂主

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

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環繞也補注先謙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師古曰

曰平準書館作觀宇同熾音昌志反補注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先甚壯於是天子感

之迺作柏梁臺補注先謙曰武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

與諸官

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徒置苑中養鹿因收取鹿矢入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

萬以給軍

官益雜置多

如信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

掌取事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師古曰度

計也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大各反如信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

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

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

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

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伐卒

殺梁傅所佚也范注佚名也所其氏後書劉茂傳云

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大夫華所事之後

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

如瀆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

至者爲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

能入財者即當補郎補注先諫曰索隱先至之人令

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

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

補注先諫曰武紀關東水災在元鼎二年飢人相食在三年此併敘

之方二三千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一二千里

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

淮間欲畱畱處

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亦畱而處之補注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先謙

曰官本注無亦字往疑作住

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也音之欲反下巴蜀

粟曰振焉

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鼎二年

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補注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周壽昌曰辯辦本字亦即辦也說文辯治也辦致力也魏志

鍾會傳當何所能一辦耶一辦即一辦本書王尊傳後上行幸雍過就尊供張如法而辦正作辦此言河東守不意天子行至供張不具遂行西踰隴卒
孟康曰隴度也卒倉卒也補注先謙曰幸河東在元鼎四年西踰隴在五年此併敘之

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

中曰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

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徼無

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注循作巡是

於是誅北地太守曰下

而令民得畜邊縣

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曰

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

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目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

之令也補注先謙曰顏注秦中上脫新字除告緡者性遼縣畜馬

得除此令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補注先謙曰此又追敘也得鼎立

明年也下文云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

縣縣治宮儲設其具師古曰其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

子爲山東不澹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粵發三河弓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補注先謙曰官本度作渡築令居

師古曰初置張掖酒泉郡補注先謙曰據武紀武威酒泉置在元

從之此酒泉字誤當作敦煌地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

理志年歲參差蓋誤辨見彼志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已開田之官廣塞

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

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

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已澹之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車

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已

前漢二十四下

上差出牡馬天下亭

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昭帝亭有畜字馬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是也

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

侯黃金四十斤

補注先謙曰準書作六十斤

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

呂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補注先謙曰據表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

迺拜卜式

爲御史大夫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在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

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

惡故總云苦惡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鴇羽傳云鹽不攻致也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爲一句下言鐵

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

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

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

匈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沈欽韓曰鹽鐵論水旱篇賢良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

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呂農夫作劇得獲者少又曰鹽

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賈貴師古曰鹽鐵並或木耕手耨土稜淡食賈貴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字注六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呂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呂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且呂其故俗治無賦稅補注宋祁曰郡

無字南陽漢中呂往各呂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類寐反傳音張戀反

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因初郡無賦稅故令南陽漢中諸地與

之比近者各給其費被具文不成義當作傳車駕被具言傳車駕

車被馬之物皆具也郊祀志兩言駕被具是其證駕字脫去上平

故說爲馬耳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

歲萬餘人師古曰閒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補注宋祁曰邵大農呂均輸調

鹽鐵助賦故能澹之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賑然兵所過縣縣呂爲管給毋乏

而己不敢言輕賦法矣補注何焯曰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呂管給所過軍也徐廣注擅一

作經謂不願經常法則此刻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

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補注

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爲

物曰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

師古曰餽願也言所輸

之費也餽音子就反補注

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通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

補注錢大昭曰河東有均輸長見黃霸傳郡國有鹽官者三十六有鐵官者五十皆

桑弘羊請置先謙曰平準

者補注錢大昭曰照閣本作販先謙曰官本聚作爲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補注葉德輝曰續漢志補注引漢官解詁云委積也郡國所積聚金

帛貨賄隨時輸送諸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農曰委輸召供國用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

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注補

沈欽韓曰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

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

吏收賤呂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天子曰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

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呂歸

師古曰旁音步復反

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呂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

吏及罪呂贖

補注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先謙曰平準書作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粟甘泉各有差呂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曰反

不復告緡

緡也史記無復字

它郡各輸急處

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

而諸農各致

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

師古

曰第十等爵

黃金者再百焉

師古曰凡再賜百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再百斤通鑑同

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

師古曰市列謂列肆補注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

亨弘羊天乃

雨

師古曰亨也音普庚反

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

補注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

問弘民所疾苦教化

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

補注先謙曰官本權作權是

毋與天下爭利

視弘儉節

師古曰視讀曰示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

師古曰詰難者之言也

弘爲此

國家大業所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

共奏罷酒酤

補注沈欽韓曰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鹽鐵論輕重篇大夫君弘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弘酒權則酒權亦

弘羊所建也王莽已後因其靡殺但禁釀而已不權酤也

弘羊自己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

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

平五世亡所變改

補注先謙曰宣紀地節四年滅天下鹽賈

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

而復之

補注先謙曰據本紀罷在初元五年復在永光三年

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

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減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

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

罷采珠五金銀鑄錢之官毋復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

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鎰銖而收租也

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

補注先謙曰呂上見禹傳而微刪併其文

議者曰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

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

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曰周錢有子母相權

補注沈欽

韓曰周書大匡解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行旅使無滯

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

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

補注沈欽韓曰泉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

並方者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外府注莽大泉文曰大泉直十五

貨泉國語注引之改從漢志賈疏亦據漢志正之固鄭氏誤也不

然豈康成但見大錢十五一品而漫以爲莽鑄耶德輝案朱彝尊

曝書亭集有跋新莽錢范云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

大泉五十即此錢范也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

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

文曰契刀五百錯刀曰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

作字也。百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補注。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節。敬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鏤形未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闊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蝕。肉好鉤。婉全齊。召南曰。案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沈欽韓曰。張台云。契刀台有此錢。但薄於錯刀。柄上文曰五百李孝美云。其文鑄成。非陷金也。錢姑款識。考契刀二字。在周郭五百二字。在柄長二寸字。並陽識。錯刀長二寸。文曰一刀平五千。一刀陰識。以黃金錯之。平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補注。先謙曰。莽傳。莽卽眞呂五千陽識。

爲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補注。沈欽

小如榆莢。而銅質精好。文分明。非如宋二銖之流也。泉志。李孝美曰。莽大小錢文。無錢字。而皆曰泉。與食貨志所載不同。案原官注。並作泉字。又云。泉或作錢。祿。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撞弓。注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錢曰泉也。此志文作錢。錢文作泉。不可拘耳。先謙曰。莽傳。先但言此。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而無呂下錢云云。其後又云。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則此下錢貨。

銀貨龜寶貝貨布貨共五物也又云百姓不從但行
小大錢二品而已明此係兩時事志則籠統言之次七分三銖

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

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

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

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爲

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師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

補注沈欽韓曰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顛也干歲之龜青緣龜人注互物謂有甲前

胡前胡即顛說文顛顛須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龜之胡胡即著顛邊處耳

目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公龜九寸補注王念孫曰九寸下有呂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

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直五百爲壯貝

禮器正義初學記麟介部引此皆作九寸呂上直五百爲壯貝

十朋侯龜七寸呂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呂上直百爲

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二

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

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十

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

補注葉德輝曰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與志異

義蓋鄭所謂古者非漢時貝也

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

布中布差布厚布

補注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厚乃序之誤莽泉貨六品曰小曰幺曰幼曰中曰壯曰大布貨十

品則於大壯間增其二曰次曰弟於中幼間增其二曰差曰序所增四名文異義同若作厚則過乎中而幾乎壯矣豈宜在中之下

幼之上乎序與厚古文相類傳寫誤也古文厚作厚

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

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呂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

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

爲布貨十品

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補注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顧炎武曰案本文錢布

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

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十布文曰小布一百曰幺布二百曰幼布三百曰序布三百曰

差布五百曰中布丁百曰壯布丁百曰弟布丁百曰次布丁百曰大布黃千中布呂下皆用筆算紀大布之黃橫省文橫卽衡也刀曰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此莽先後制作之通例先謙曰一寸官本作二寸是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

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呂連錫

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

師古曰孟子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錢銅屬也然則呂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補注沈欽韓曰連與鉛聲同李奇云鉛錫璞者是也說文云錢銅屬取大槩耳廣雅玉篇並云錢鉛礦也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

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

如淳曰蔡文仲居蔡謂此

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

私呂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眾投

諸四裔呂御魍魎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

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

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

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

有泉府之官收不訾與欲得師古曰訾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即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卽

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

乃得人不爲非合事宜補注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注禁人作禁民

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

其有司辨而授之呂國服爲之息謂人曰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曰共其所屬吏定償

而後與之各呂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國廩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替之月出息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衆元語河開獻王

五百貨音土戴反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曰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

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補注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案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傳記

振乏救窮樂語又本於周書也先謙曰官本注士作土是

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曰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

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

補注王念孫曰案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

師卽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呂王孫卿爲京司市師

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

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

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東市

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

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

如淳曰登進也

龜有靈

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師古曰各呂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

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

又呂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

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

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

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

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

衣音於既反食讀曰臥

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

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

師古曰機縷曰紵音人禁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

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如淳曰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之客舍也

皆各自占所爲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呂其一爲貢敢不

自占自占不呂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呂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爲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

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

民用而不讐者師古曰讐讀曰售下亦類此也均官有呂考檢厥

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呂

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

市師古曰貴既爲印賤則爲氏音丁呂防貴賈者師古曰賈積也呂防民積物待

貴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呂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

空也徒也言空賒也祭祀無過旬日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作母喪紀毋過三月民

或乏絕欲貸呂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

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

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補注宋祁曰唯酒

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曰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

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

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補注周壽昌曰毛詩酤一宿酒也鄭箋云酤買也班志曰酤爲買卽鄭所本顏注則本之鄭說晏

子春秋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醲不售韓非子

作宋人有酤酒者皆曰酤爲買也先謙曰官本注詩下無也字飲

作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補注宋

沽酒市脯不食卽此志所云薄惡不誠疑而弗食也志引曰證權

酤顏云孔子齋之時不獨有違經旨亦與此志引書之意不合古

時卽可食乎先謙曰官本齊作齋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曰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補注論

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補注宋祁曰在薄惡不誠是曰疑而

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曰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

法古令官作酒曰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曰賣

如渚曰酒家開肆待

客設酒餼故曰餼名肆臣瓚曰盧酒食也言開一食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曰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卽謂火盧及酒食也此言營五十釀爲準豈一食乎廣漢所破盧及器盧亦謂所居器食之處耳補注劉奉世曰名賣酒爲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綴

家盧爲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營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曰其市

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曰其一爲酒一斛之

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曰其七入官其三及醕馘灰炭

師古曰馘醕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補注先謙曰官本工作丁義和置命士督五

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倬等如

日姓姓名偉也補注宋祁曰叔疑作督洪亮吉日三人皆見貨殖傳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愈病莽

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爲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

長嘉會之好鐵曰農之本補注錢大昭曰疑當作田名山大澤饒

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澹

當作

鐵布銅冶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鐵作錢

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

戶齊民所能家作

師古曰家謂家家自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下無家字是

必印於市雖貴

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

幹爲設科條防禁

補注先謙曰莽傳幹並作筦

犯者梟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

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

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

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

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

師古曰好孔也

足枝長八分開

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

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

補注葉德輝曰御覽資產部引應劭漢官儀云王莽篡位已劉字金

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

呂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

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

陷刑莽曰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

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

不舉告與同罪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僉

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

師古曰鍾官主鑄錢

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

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曰豨豨豨走也音許豈反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

壹切稅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

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

吏盡復已與民

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

民搖手觸禁不

得耕桑繇役煩劇

師古曰繇讀曰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

而枯旱蝗蟲相因

補注

王念孫曰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覲月亦猶禮言草茅傳言

鳥烏荀子言禽煩今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

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

趙師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蜚皆其證也又荆燕吳傳蝗蟲起於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入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蝻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引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

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

民

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宅皆類此

於是青徐荆

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

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

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昌補注
曰後周書

五行志云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貴明

逆復也逆

遂誅滅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曰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

與平也裒

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

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

勸勉天下遷徙

周有泉府之官

布斂市貨之不贊貨之滯於人用

者以其

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

價買之

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

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補注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王應麟曰

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已年之上下出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

孟中丞不知乃古法先謙曰官本孰作熟無末也字野有餓莩而

弗知發鄭氏曰莩音藁有梅之藁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

義亦同補注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錢大昭曰今孟子莩作

作莩莩莩莩非先謙曰張說本說文莩即受轉為之誤人飢腹空

而死亦如華秀不實者之受落也官本注貨之下無也字亦同作

不故管氏之輕重

服虔曰作輕重李愷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

平亦有從徠

師古曰言所從徠久矣補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

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